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十九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神道碑銘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

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勑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

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閲天下貢士㑹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宫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宫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宫宫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宫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

耳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
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
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
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
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巳下皆用公
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
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
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

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旣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啟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

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宫眞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眞宗遺詔章

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宫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敎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

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
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
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衮冕
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
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
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
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
刑部尚書居相位至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

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獘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宫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

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獘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戸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一萬一千戸實封三千七百戸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

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

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賛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於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焯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宫東宫以亝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廷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莝河南密縣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勳報卹追崇以有兹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遇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

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
為之按轡追兵塁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
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廵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
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
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是知
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内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
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
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

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

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

有量慶歷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

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内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

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
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
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
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
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
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常侍上射辭曰
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

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

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宫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喪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黄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塟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

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
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
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
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
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
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
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
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元追封邢國公

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
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
為定安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
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
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
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
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

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廷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

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

雲中巳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廵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熈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廷讓敗於

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悦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於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簸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躁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

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還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平劒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

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廵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眞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卭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卭州必乘勝刼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獘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眞宗賜書奬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

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産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産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

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工元開門張燈視
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
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
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
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
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
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
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

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輙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

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内朝别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

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六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

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録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院知恩州公少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實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

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輙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内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

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耋天為不諆德歉於年孰云耇老有賚後世公為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昊其詒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内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實封六百户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

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曰臣德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為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熈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諮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為知己詔曰試哉

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閑陷奈何公拜且跪蹶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說爾謀至獷敕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牾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渕河

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謔投守彼淮州有
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
濠梁又奪一官往禆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
蘇剖將之符握節閫中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
謀復靈武度兵葫蘆泰有將璿諾公與俱會璿召還公
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懐
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為郎度支以將廣
德外更四州楚壽陜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

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閤直轂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駮考國中失用命選事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群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晩出晉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勲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

伯為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為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曾子固神道碑銘　韓維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

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群行剽刼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譏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輙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坏貨

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大獄久不决公一閱
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
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安南道江西
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
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
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
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椎埋剽盜依以為淵藪公
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廵邏水行陸宿坦

如在鄂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材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部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將用卿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

授曰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今聖天子為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時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敕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言其所長奬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為政嚴而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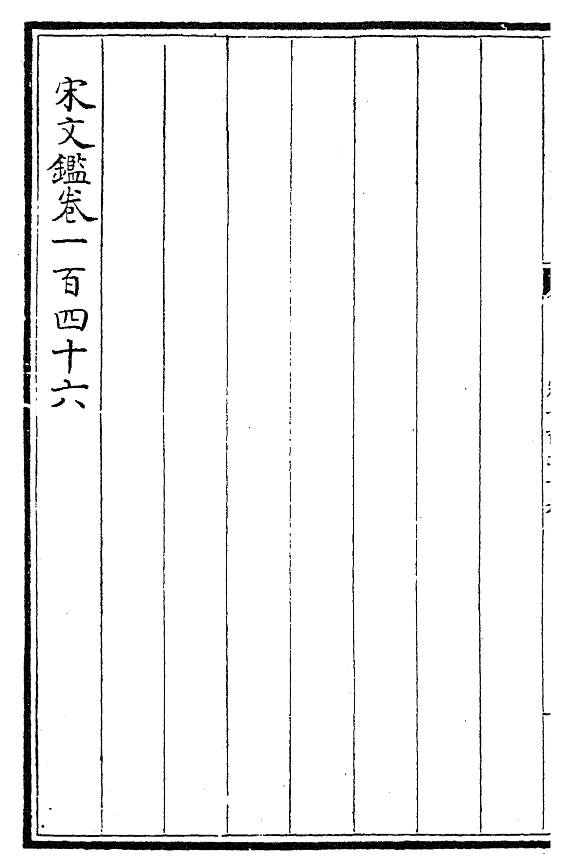
蒞至於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累加輕車都尉毋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悋之女繼娶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悊怘愈惿怤愖悊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唯藏書至

二萬卷皆手自讐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没集其遺槀為元豐類槀五十卷續元豐類槀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禄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凊旨耳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禄敎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年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

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止于斯而壽止于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為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㓜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㴠㴠發為文章一世大驚晳人其萎邪説嘷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閡砭廢藥瘍扶昏剔瞶波濤沄沄東入于海姬掄劉亡文獘辭靡引商召羽儷六駢四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奥雅揀斥浮累巍

然高山為衆仰止棲遲掾曹翺翔書府如鷙之鶚如薪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稼荒于畝興積于民發藏于庾既助既補裹糧含哺式歌式呼謂公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刓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公殿海服有命來覲帝曰汝賢毋遠王室其代予言汝維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敕忠言嘉謨入則造膝公用不既公志不卒儻塱廣譽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燕憲

謄録監生臣朱續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七
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蓄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决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敵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達蘭敵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敵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敵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决契

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忩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

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北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

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忌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專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北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

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

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巳九十年若各求異代故地
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
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
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巳增幣以
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
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
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敵大感
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

若歳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歳幣無窮之獲哉北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敵不復求婚専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北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

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
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
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
也北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
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
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
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
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

曰臣既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復許彼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葢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欺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彦國河南人曾大父内黄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

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廸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
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
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
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召還為開封
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
樂雖北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
曰萬一北人行之為朝廷羞後使北還者云敵中罷燕

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黄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懃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敵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

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

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

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

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

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

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

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

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懃

黄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
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
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
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泊往陜西督修
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
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
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
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

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丹且賣吹丹且桑山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

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悦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

之歐陽修上書引顔眞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
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
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
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
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敵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
受乎慶歴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
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
公言敵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敵萬一敗盟

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

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
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事又開天章閣
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
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
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邉十三策大略以進
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
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
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

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册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北使公曰若北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彼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敵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如我出鎮定檮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

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令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敵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敵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敵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敵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上乃止敵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譭公者上

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廪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廪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

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
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
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瘞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
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
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
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
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
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

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劒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脱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從知鄭州又從蔡州加觀文殿學士

知河陽遷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修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内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

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
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
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
視裁減謂之寛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
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
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
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
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户部尚書逾年以足

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

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内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

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

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

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

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

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敵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

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

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

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

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老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

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

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彦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彦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

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視朝内出祭文遣使
致奠所以賻䘏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
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
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
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禄寺丞早卒
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
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
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

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遠地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氷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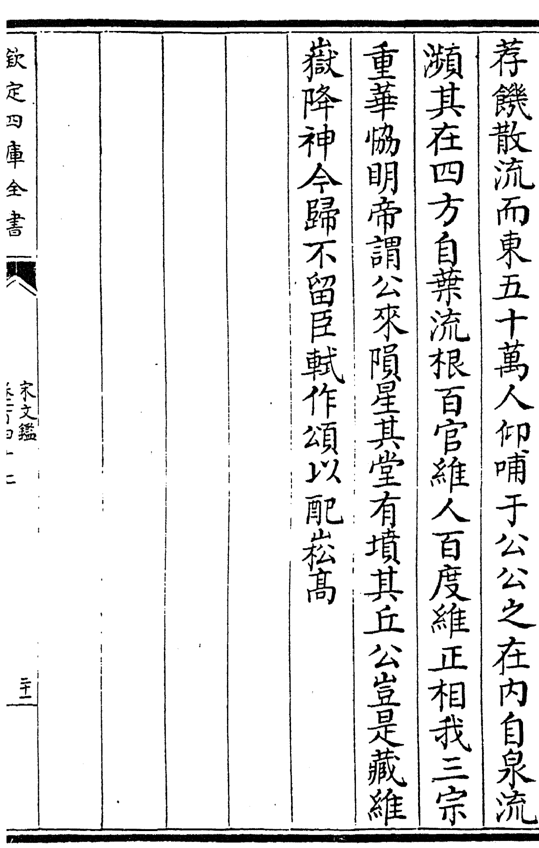
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環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昷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

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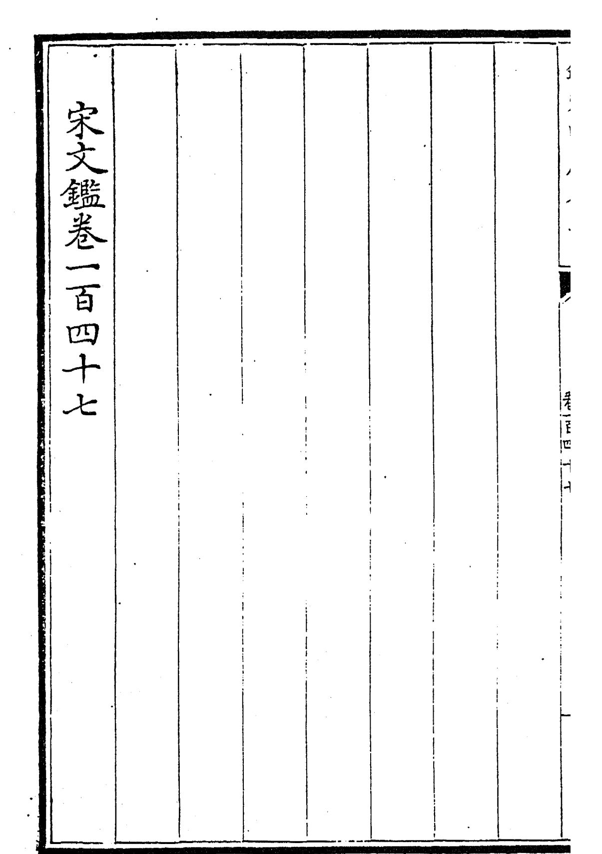
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
終始葢可謂至矣方契丹來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
孰能為朕使疎方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
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
其不行則惟公之惌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
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
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
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

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
揺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
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寵及其子孫
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
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
殺為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畀爾

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敎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剿刖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誩兵與刑維彼北狄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祺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毋秦國寤警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東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



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七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神道碑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蘇軾

太子少師趙清獻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兹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為

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蓋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

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内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盧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

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閲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牓其所居里為孝第處士孫處為作孝

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為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

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薨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

吳充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

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頼之以安仁宗晩嵗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訩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嵗為杭市羊公為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税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克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

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内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恩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

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
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
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
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
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
鹽法疎鑿灨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使者常自虔
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
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

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閲月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説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

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旨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滎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

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

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熈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

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寛厚杭之無頼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涅黥配佗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歳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謂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

即日辭去至蜀黙為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佗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劒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

州蕃部鹿明玉等蠭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

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屼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吴越間榮之屼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常平以

便其養亢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屼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亢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為

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瘞暴骨及貧無以斂且瘞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凥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别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葢以為不可

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
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
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
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
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葢其學
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為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為馮翊民未有聞黄霸
為頴川治行第一其為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

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蘇軾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絶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

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
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
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久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
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
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

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文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个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黄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

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釀黃金以贈之公不
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
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
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漣
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
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
賦者三十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
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

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狥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奭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

為民患公建為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於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飭縣不得輙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詰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修起居

注朝廷欲用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為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句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遂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

相謂公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
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
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
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
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
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
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
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

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
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
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圖閣學士禮
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
引剩員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
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
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
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

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户部侍郎又遷吏部熙
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為
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
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
集古今諫爭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
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
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
置坐右以時省閲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

以老疾閒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行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塟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子鄆州子滎緒殿中丞敎緒將作監主簿皆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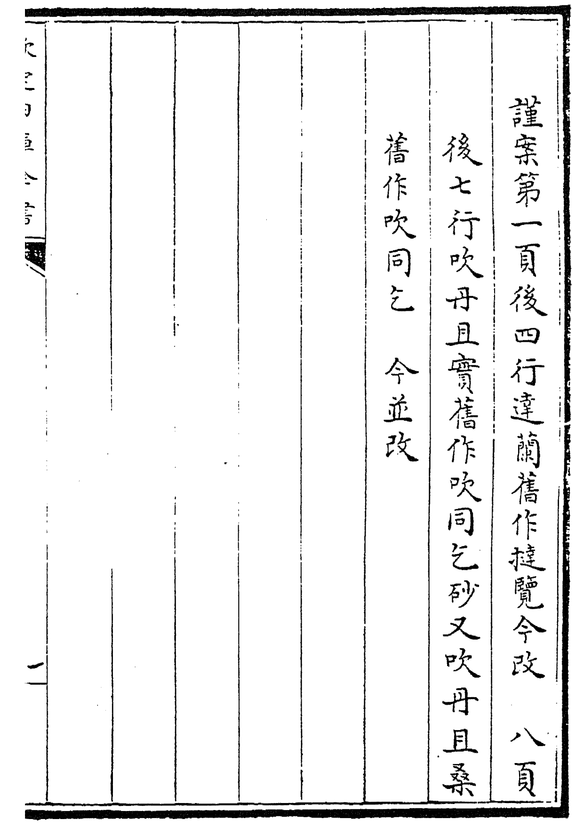
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
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
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𦵏太廟
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
實無所怨怨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
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强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
師德之徒云始歐陽修躐公為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
及修坐累對詔獄人莫敢言公獨抗章言修無罪為仇

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上感悟修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己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舊

葬死養孤葢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葢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諓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神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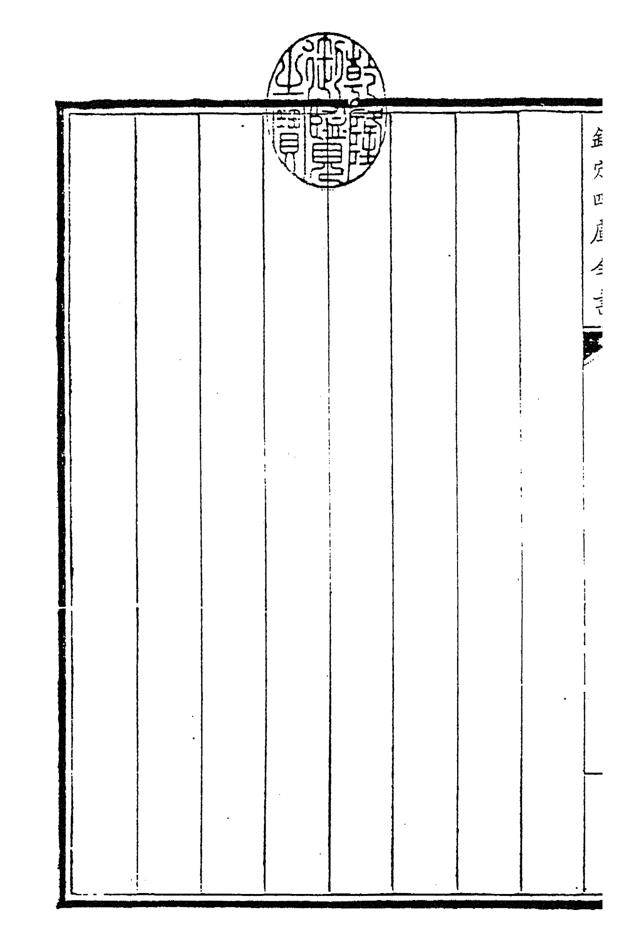
穆仁宗如歳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慍用之不懌帝識其心長者之傑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不疐不跋公在朝廷靖恭寡言不忮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薄夫以敦鄙夫以寛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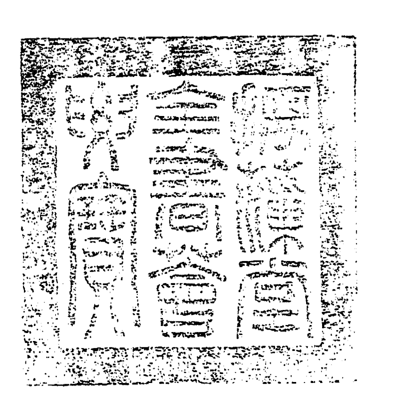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一頁後四行達蘭舊作撻覽今改　八頁

後七行吹丹且實舊作吹同乞砂又吹丹且桑

舊作吹同乞　今並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